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辟難於大小溲溺

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

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

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曰沈之

而太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

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

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行欬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

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

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

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知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下

躁下大也此兩絡脉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

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閉灸鏡石及飲毒藥也臣

意

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矣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脉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遺積癥也臣意即為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脉

醫纂

一百四十六

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由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平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漉胃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痛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實其來

維是蹶陰之動也脉來維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
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脉結動動則
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
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犬齋滿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
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慙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
王召意診脉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
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
之所民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
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浸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
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

醫署纂

一百四十九

而色澤脉不衰此亦閨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齧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脉即為苦參湯日
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礪藥
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餘病
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浸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
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脉李臣意所臣意即示之
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塞不通不能食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
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
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
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
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

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怠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當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脈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慙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脈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東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便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慈治之病方今客賢濡此所謂腎痺也東建曰然建故

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能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脉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脉時切之腎脉也番而不屬番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記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蛻痕蛻痕為病腹大上膚黃蠱循之臧臧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究篤不發化為蠱臣意所以知

寒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又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
食下溢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
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世數十出
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
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閭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
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
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
意診臣即為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
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即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
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
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乘散數道

醫書

一百四十九

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
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
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
人嗜黍蒸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
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
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
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
勿服色將發臄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
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
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鑊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政為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瘡瘡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攻者死切之得

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段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蹶踰要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後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

所受師方通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送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暈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

醫纂

一百五十二

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渡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馮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貨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孝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故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當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

方臣意即往謂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
悉受書之臣意故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蓋矣不為
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
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
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
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
產處臨苗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
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
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
慶子男殺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
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教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
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孝意方及畢盡其意方不何縣里
人對曰臨苗人宋邑邑孝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

醫苗實錄

一百五十二

太醫高期王禹孝臣意教以經脉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
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鏡石定砭灸處歲餘
苗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棄法逆順論
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杜信喜脉來孝臣意
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二歲餘臨苗召里唐安來孝臣意教
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
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
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
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
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綬索通尺牘
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
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体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水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酢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掌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

躄政導引按躄者亦從中央出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政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休也

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肯於人衆庶蓋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者於骨髓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泮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數者其葉發病深者其声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吐吟至微秋毫在目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其餘食莫知

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藥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弗遠至其當發間不容曠手動若務鍼耀而勻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寘寘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泛見其飛不知其飛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棧刺虛者瀆其實刺實者瀆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

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

負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明不可不謹養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不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

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脉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波瀾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暑起則經水波涌而龍起夫邪之入於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則邪因而入容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脉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之淺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蹠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故命曰寫

不足者補之必先捫而循之切而循之推而按之彈而怒
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
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責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自
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
氣留止故命曰補夫邪去絡入於中經也舍於血脈之中
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
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真氣
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候
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
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
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
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棧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棧者扣之
不發此之謂也補寫者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
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邪引之則止逆而

醫纂

二百五十五

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
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
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
天溫無灸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
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
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有重
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況以留止
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
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
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
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
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法往古者先知
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
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行於外而工獨知

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謂
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通於無窮
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於外
故俱不能見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宣宣若神髣髴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
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
萌牙必先見其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
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
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
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為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
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
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淺候其方吸而轉鍼乃淺
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
負負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榮淺以吸排鍼也故

醫纂

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
而調之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
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淺用實為虛
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逆為逆榮衛
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邪之新客
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
脉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
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蓄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
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
故血出而汁別為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陰為腫陰
氣積于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
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
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不煩悅者刺
絡而虛經虛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悅陰陽相得而合

為痺者此為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
多出血而弗能虛也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朦三曰
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脫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朦者
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
陽之奇輸也解脫者盡知調陰陽補瀉有餘不足相傾移
也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胃中憤瞋肩息大氣逆上喘
喝坐伏病惡埃煙餽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取之
天容其效上氣窮訕胃痛者取之廉泉取天容者無過一
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聰宮中其
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
偃其聲必應於針也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眩暈者人之
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棧陰陽之候也津液之道也
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壅血道不通
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

鉞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可得蔽故命曰去爪是陽氣
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
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縮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膝
理閉塞則汗不出古焦唇暗乾噤燥飲食不讓美惡或
取之於天府大杼三瘡又刺中膻以去其熱補足手大陰
以去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大風在身血脉偏虛虛者
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
下上下下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刺癱者用鉞針
刺大者用鋒針刺小者用負利針刺熱者用鏡針刺寒者
用毫針也請言解脫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
故可為解下有漸如生芻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
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而而在上根芟少汁人氣在外皮
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伏水人
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而堅濡當是之時

善行水者不能往水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針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水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脉乃行然後視其病脉渟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針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針者必先察其經絡之虛實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己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耐項與肩脾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

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脉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卧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脉久持之養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經言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何謂也然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當先補之然後瀉之不虛不實以經取之者是正經自生病不中他邪也當自取其經故言以經取之春夏刺淺秋冬刺深者何謂也然春夏者陽氣在上人氣亦在上故當淺取之秋冬者陽氣在下人氣亦在下故當深取之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者何謂也然春夏溫必致一陰者初下針沉之至腎肝之部得氣引持之陰也秋冬寒必致一陽者初內針淺而浮之至心肺之部得氣推內之陽也是謂春夏必致一陰秋冬必

致一陽經言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何謂也然針陽者
卧針而刺之刺陰者先以左手攝按所針榮俞之處氣散
乃内針是謂刺榮無傷衛刺衛無傷榮也經言能知迎隨
之氣可令調之調氣之方必在陰陽何謂也然所謂迎隨
者知榮衛之流行經脉之往来也隨其逆順而取之故曰
迎隨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者知其内外表裏隨其陰陽而
調之故曰調氣之方必在陰陽諸井者肌肉淺薄氣少不
足使也刺之奈何然諸井者木也榮者火也火者木之子
當刺井者以榮瀉之故經言補者不可以為瀉瀉者不可
以為補此之謂也經言春刺井夏刺榮季夏刺俞秋刺經
冬刺合者何謂也然刺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榮者邪在
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經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
腎其肝心脾肺腎而繫於春夏秋冬者何也然五藏一病
輒有五也假令肝病色青者肝也臊臭者肝也喜酸者肝

醫纂

也喜呼者肝也喜泣者肝也其病衆多不可盡言也四時
有數而並繫於春夏秋冬者也針之要妙在於秋毫者也
何謂補瀉當補之時何所取氣當瀉之時何所置氣然當
補之時從衛取氣當瀉之時從榮置氣其陽氣不足陰氣
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
補其陰而後瀉其陽榮衛通行此其要也鍼有補瀉何謂
也然補瀉之法非必呼吸出入針也知為針者信其左不
知為針者信其右當刺之時先以左手厭按所針榮俞之
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之來如動脉之狀順針而刺
之得氣因推而内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不得氣乃
與男女内不得氣是謂十死不治也經言迎而奪之安
得無虛隨而濟之安得無實虛之與實若得若失實之與
虛若有若無何謂也然迎而奪之者瀉其子也隨而濟之
者補其母也假令心病瀉手心主俞是謂迎而奪之者也

補手心主井是謂隨而濟之者也所謂實之與虛者牢濡之意也氣來實牢者為得濡虛者為失故曰若得若失也經言有見如入有見如出者何謂也然所謂有見如入者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針針入見氣盡乃出針是謂有見如入有見如出也

九種心疼涎悶結胃者胃難停酒食積聚胃腸鳴水食氣疾膈病胸膈腹痛脹脹腸風瘧疾疾心疼胎衣不下血迷心泄瀉公孫立應

中滿心胃痞脹腸鳴泄瀉脫肛食難下隔酒來傷積塊堅橫脇搶婦女血痛心疼急胃裏急難當傷寒不解結胃堂瘡疾內閉獨當

手足中風不卒痛麻發熱拘掌頭風痛腫項腮連眼腫赤痛頭旋齒痛耳聾咽腫浮風搔癢筋掌腿疼脇脹肋肢偏陷泣鍼時有驗

醫案

二百六十一

肢節腫疼臂冷四肢不遂頭風背膊內外骨筋攻頭項眉稜皆痛手足熱麻盜汗破傷眼腫睛紅傷寒自汗表烘烘獨會外關為重

手足急掌戰掉中風不語癩癩頭疼眼腫淚連連腿膝皆腰痛遍項強傷寒不解牙齒腮腫喉咽手麻足麻破傷掌盜後谿先砭

腰背強痛腿腫惡風自汗頭疼雷頭赤目痛眉稜手足麻掌臂冷吹乳耳聾鼻衄癩頭肢節煩憎遍身腫滿汗頭淋身脉先鍼有應

痔瘡便腫泄利唾紅溺血咳痰牙痛喉腫小便難心胃腹疼飲噎產後發強不語腰痛血疾疝寒死胎不下隔中寒列缺乳癰多散

喉塞小便淋澁膀胱氣痛腸鳴食黃酒積復疝并嘔瀉胃番便緊難產昏迷積塊腸風下血常頻隔中決氣氣瘵侵

照海有功必定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噎治之以百^{一作}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血刺太陰出血惡血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血也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

醫纂

二百六十一

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肺之病則知肝當傳之與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脉耶將病自有虛實耶其損益奈何然是病非謂寸口脉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者何也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胃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府六藏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

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嘔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治之各通其藏目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其病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散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五臟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醫問答

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何也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何也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勞風為病何也勞風法在肺下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治之奈何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效出青黃涕

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有病腎風者面附疣然壅害於舌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胃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效病名曰風水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而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卧不得正偃正偃則效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效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能下者胃脫胃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脉閉也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能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飢肉故使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內皆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為寒中而泣出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脉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癘者有衛榮熱附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癘潰風寒客於脉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為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為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為腦風風入係頭則為目風眼寒飲酒中風則為漏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為內風新沐中風則為首風久風入中則為腸風

殄泄外在腠理則為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
乃為他病也無常方然致一作有風氣也肺風之狀多汗
惡風色皤然白時效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
色白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
可快診在口其色赤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噉
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脾風之狀多汗惡風
身體怠墜四支不敬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
黃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瘡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
始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
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腹脹食寒則泄診形瘦
而腹大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
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漏風之狀或多汗常
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
渴不能勞事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

醫國醫全

百六四

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

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
也夫粗工褊淺李未精深以熱攻寒以寒療熱治熱未已
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熱病更起熱起而中寒尚在寒
生而外熱不除欲攻寒則懼熱不前欲療熱則思寒又止
進退交戰危亟已臻豈知藏府之源有寒熱溫涼之主哉
夫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
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觀斯之故或治熱以熱治
寒以寒乃李方生熱如其意思方智極理尽辭嗚呼人之
死者豈謂命不謂方士愚昧而殺之耶

口眼喎斜者俗工多與中風掉眩證一槩治之其藥則靈
實至寶續命清心一字急風烏犀鐵彈丸其方非不言治
此證也然而不愈者何也蓋知竅而不知經知經而不知
氣故也何謂知竅而不知經蓋人之首有七竅如日月五

星七改之在天也故肝竅目目為肝之外候肺竅鼻鼻為肺之外候心竅舌舌無竅心與腎合而寄竅於耳故耳與舌俱為心之外候俗工止知目病歸之肝口病歸之脾耳病歸之腎舌病歸之心更無改張豈目之內皆上下三綱網足太陽及足陽明起于此目之銳眥足少陽起于此手少陽至於此鼻之左右足陽明手陽明俠乎此口之左右亦此兩經環之故七竅有病不可獨歸之五臟當歸之六陽經也余曰俗工知竅而兩知經者此也何謂知經而不知氣蓋世之談方藥者不啻千萬止不過堅執本草性味其知十二經所出所入所循所環所交所合所過所注所起所會所屬所絡所上所下所俠所俠所布所散所結所繞所抵所連所係約所所同所別千萬人中或見一二分明可謂難其人矣然而不過執此十二經便為病本特陽經為熱陰經為寒向本草中尋藥藥架上檢方而已矣病

經圖

之不愈又何訝焉豈知靈樞經曰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為辟此十二經及受病之處也非為病者也及為病者天之六氣也六氣者何風暑燥濕火寒是也故曰俗工知經而不知氣者此也然則口目喝斜者此何經也何氣也足之太陽足之陽明左目有之右目則有之足之陽明手之陽明口左有之口右亦有之此兩道也靈樞又言足陽明之筋其病類筋有寒則急引類移口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是左寒右熱則左急而右緩右寒左熱則右急而左緩故偏於左者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右寒而左熱也夫熱不可徑用辛熱之劑蓋左中寒則逼熱於右中熱則逼熱於左陽氣不得宣行故也而况風者甲乙木也口眼陽明皆為胃土風偏賊之此口目所之以僻也是則然矣七竅惟口目喝斜而耳鼻獨無此病者何也蓋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天地之常理也考之易象有足相與

符者震巽主動坤艮主靜動者皆屬木靜則皆屬土觀卦者視之理也視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綱則不貶故觀卦上巽而下坤頤卦者養之理也養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頷則嚼上頷則不嚼故頤卦上艮而下震口目常動故風生焉耳鼻常靜故風息焉當思目雖斜而目之眶未常斜中而况目有風輪唇有飛門者邪余嘗治此證未嘗用世之藥非故與世參商方鑿圓柄自然齟齬者過頷一長吏病此命予療之之目斜矣以承泣口之喎矣以地倉俱動効苟不効者當灸人迎夫氣虛風入而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氣為風邪所陷故宜灸矣內經曰陷下則灸之正謂此也所以立愈又嘗過東杞一夫亦患此予脉其兩手急救如弦之張甚力而實其人齒壯氣充與長吏不同蓋風火交勝余調承氣湯六兩以水四升煎作三升分四服

醫門類聚

二百六十六

今稍熱啜之前後約瀉四五行去一两益次以苦劑投之解毒散服以升降水火不旬日而愈脉訣云熱則生風若此者不可純歸其病於窓隙之間而得亦風火素感而然也蓋火勝則制金金衰則木茂木則風生若東杞之人止可流濕潤燥火下之後使加喰通辭為大靈樞雖有馬膏桂酒雙塗之法此但治其外即耳非治其內也今人不知其本欲以單服熱水強引而引行之未見其愈者也向之用薑附烏桂起石硫黃之劑者是耶非耶

潔古云靜而得之為中暑動而得之為中熱中暑者陰證中熱者陽證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火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得伸越大嘔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熱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

大泄無氣以動乃為天熱外寒肺氣蒼木白虎湯主之竊謂暑熱者夏之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飢餓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天令亢極於是受傷而為病名曰中暑亦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靜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之則虛虛則邪入邪入則病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廈得頭疼惡寒等證者蓋亦傷寒之類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煩心與肌膚大熱者非暑邪也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則辛溫輕揚之劑發散可也夫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乾薑杏仁桂肉次之除肉桂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為胃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臟腑不調所立故甘草乾薑皆經火炒熟又肉熟而非桂子蓋溫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若以此藥治靜而得之

之證吾恐不能解表反增內煩矣今世俗往往不明類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散為必用之藥吁其誤也不亦甚與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發散於外而氣陰則在內耳豈空視陰氣為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果為寒何以夏則飲水乎其蒼朮白虎湯雖宜用然亦豈可視為通行之藥必參之治暑諸方隨所見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若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暑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分勿使後人有似同而異之惑

人之所藉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夫陰與陽可以和平可以乖而否善攝與否吉凶於是乎歧之夫惟攝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逃於乖否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苟未至於甚粗工為之而不難設熱積而寒沈良工猶弗能以為計况其下乎柰之何俗尚顯蒙恪持方藥愈投愈盛迷不之反豈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

執其樞要衆妙俱呈且以積熱言之始而涼和次而寒取
寒取不愈則因熱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苦寒
頻熾而弗停又以沈寒言之始而溫和次而熱取熱取不
愈則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辛熱比年而
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積熱彌熾辛熱大過而沈寒愈滋
苟非大聖慈仁明垂樞要生也孰從而全之經曰謂寒之
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屬也
者其樞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知之故曰益火之原
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
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
之猶可吁混乎千言萬語之間殆猶和璧之在璞也其
至久湮豈過焉者石之而弗鑿乎余借得而推衍之夫偏
寒偏熱之病其見者固千百之一二而積熱沈寒亦恐未
至於數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屬之道不能

防微杜漸遂至滋漫難圖以成之與夫寒之而熱者徒知
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足也熱之
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真火之
不足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沈以寒熱藥治之非惟臟腑習
熟藥反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無者復至矣故取之陰
辨以益腎水不足而使其制夫心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
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勝夫腎水之有餘其也其指水火
也屬猶主也謂心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於
心腎也火之原者陽氣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
根即腎是也非謂火為心而原為肝水為腎而主為肺也
寒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矩準繩之外而
非迂士曲生之可以跋及矣彼迂士曲生不明真水火於
寒熱之病有必制必勝之道但謂藥未勝病久遠期之是
以恪方藥愈投愈盛卒至殞滅而莫之悟嗚呼悲夫余見

積熱沈寒之治每陷於覆轍也因表而出之以勸

人有卒暴僵仆或偏枯或四肢不舉或不知人或死或不
死者世以中風呼之而方書亦以中風治之余嘗攷諸內
經則曰風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
化乃為他病無常方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又曰風之傷
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
或為風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卒者並無所論止
有偏枯一語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曰中風大法有
四一曰枯偏二曰風痲三曰風懿四曰風痺解之者曰偏
枯者半身不隨風痲者身無痛四肢不收風懿者奄忽不
知人風痺者諸痺類風狀金匱要畧中風篇曰寸口脉浮
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生血虛
絡脉空虚賊邪不寫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
引入於脉即不識人邪入於臟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

論語

二百五十九

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
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證固為固風
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風等諸湯散
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者出所論始與
昔人異矣河間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
中之亦非外中風由乎特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
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
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
中者由五志過極皆為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
本也東垣曰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逾
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
之時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是形氣盛衰而已此彥
修曰西北氣寒為風所中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地多濕
有風病者非風也皆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三子之

論河間主乎火東乎氣彥修立于溫反以風為虛象而大異于昔人矣吁昔人也三子也果孰是與果孰非與以三子為昔人是為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昔人而治愈者矣以昔為人是三子為非則三子已出之後亦有從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讀其書者往往致亂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為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于風者真中風也因于火因于氣因于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為暴病暴死之證與風何相干哉如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為偏枯痿易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豈無所辨乎辨之為風則從昔人以治辨之為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如北庶乎析理明而用法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證強引風而合論之所以真偽不分

蘇百官本

百官

而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溫證分之出則真中風病彰矣所謂西北有中風東南無中風者其然與否與暴病暴死火惟疾速故也斯由平曰衣服飲食安處動止精魂神志性情好惡不循其宜而宜其常久則氣變興衰而為病也或心火暴甚而腎水衰弱不能制之熱氣怫鬱心神昏冒則筋骨不用卒倒而無所知是為僵仆也甚則水化制火熱甚而生涎至極則死微則發過如故至微者但眩暈而已俗云暗風由火甚制金不能平木故風木自甚也或風熱甚而筋惕癱瘓僵仆口出涎沫俗云風癰病也歎知病有蕪氣者陰陽變化之道故陰陽相搏剛柔相摩五行相錯六氣相盪變而為病則無窮焉大法我子能制鬼賊則已當自實而與子同為病者不必皆然由乎六氣陰陽同異不特故也故經曰風熱火同陽也寒燥溼同陰也又溼燥小異也然燥金雖屬秋陰而異于寒溼故反

同其風熱也故火熱勝金衰而風生則風能勝溼熱能耗液而反寒陽實陰虛而風熱勝于水溼而為燥也凡人風病多因熱甚而風燥者為其煎化以熱為其主也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謂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_之也亦外非中于風爾由乎特息失宣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悲思恐之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由五志過極皆為熱甚故也若微則但僵仆氣血流通筋脉不攣緩者發過如_或或熱氣太甚鬱結壅滯氣血不能宣通陰氣暴絕則陽氣後竭而死俗謂中不過爾或即不死而偏枯者由經絡左右雙行而熱甚鬱結氣血不得宣通鬱結乃發若一側得通則否者痺而癱瘓也其人已有怫熱鬱滯而氣血偏行微甚不_等故經言汗出偏沮令人偏枯然汗偏不出者由怫熱鬱結

氣血壅滯故也人卒中則氣血不通而偏枯也所謂肥人多中風者蓋人之肥瘦由氣血虛實使之然也氣為陽耳而主輕微血為陰而主形體故西方金北方水為陰而剛也東方水南方火為陽而柔也故血實氣虛則肥氣實血虛則瘦所以肥者能寒不能熱瘦者能熱不能寒由寒則傷血熱則傷氣損其不足以陰陽愈偏故不能也損其有餘者予謂_謂是故能之矣其瘦者腠理疎通而多汗泄血液衰少而為燥熱故多為勞嗽之病也俗以為卒暴病甚而為熱勞徐久病微而為冷勞者是以遲緩為言而病非冷也識其證候為熱明矣但熱有微甚而已或言肥人多中風由氣非也所謂腠理緻密而多鬱滯氣血難以通利若陽熱又甚而鬱結故卒中也故肥人反勞者由暴然亡液損血過極故也瘦人反中風者由暴然陽熱太甚而鬱結不通故也所謂中風口噤筋脉緊急者由陽熱暴甚于內

亢則害承乃制津液涌溢聚于胸膈熱燥以為疾涎初虞世言痰者乃偏身之脂脉津液也然陽實陰虛而風熱太甚以勝水溼因而成燥肝上于筋而風氣自甚又燥熱加之液還聚于胸膈則筋太燥也然燥金主于收斂勁切緊澹故為病筋脉勁強緊急而口噤也或破傷中風亦同但以微逆至甚而不偏枯也夫破傷中風之由者因瘡熱甚鬱結而榮衛不得宣通怫熱因之偏體故多發白痂是時瘡口閉塞氣難通泄故陽熱易為鬱結而熱甚則生風也不已則表傳于裏亦由面首觸胃寒邪而怫熱鬱甚周身似為傷寒之疾不詳則表傳于裏者也但有風熱微甚煎化故殊異耳太法破傷中風風熱燥甚怫鬱在表而裏氣尚平者善伸數久筋脉拘急或時惡寒或筋惕而搐脉浮數而弦也宜以辛熱治風之藥開衝結滯榮衛宣通而愈猶傷寒表熱怫鬱而以麻黃湯辛熱發散者也凡用辛熱

發背

開衝風熱結滯或以寒藥佐之尤良免致藥不中病而風熱轉甚也猶傷寒論熱藥發表不中効則熱轉甚也故夏熱用麻黃桂枝湯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熱甚發黃或斑出矣故發表諸方佐以黃芩石膏知母柴胡地黃芍藥梔子茵陳蔥白豉之類寒藥消息用之如世以甘草滑石蔥豉寒藥發散甚妙是以甘草甘能緩急濕能潤燥滑石淡能利竅滑能通利蔥辛甘微寒豉鹹寒潤濕皆散結緩急潤燥除熱之物因熱服之因熱而玄府鬱結宣通而怫熱無由再作病勢雖甚而不得損愈者亦獲小効而無加害爾此方散結不問上下中外但有益而無損矣散結之方何必辛熱而已耶若破傷中風表不已而漸入于裏則病勢漸甚若裏未太甚而脉在肌肉者宜以退風熱開結滯之寒藥譌之或以微加治風辛熱亦得以意消息不可妄也此由傷寒病勢半在表半在裏而以小柴胡

湯和解之也若裏熱已甚而舌強口噤項背反張驚搐湯
搦涎唾稠粘胸腹滿塞而或便溺秘結或時汗出脉洪數
而弦也然汗出者由風熱鬱甚于裏而表熱稍罷則腠理
疎泄而心火熱甚故汗出也大法風熱怫鬱因汗當解今
不解者若裏熱之于表因汗而結散熱去則氣和而愈也
今風熱鬱甚于裏而非出之于表故雖汗泄而熱不進退
則不能解也猶陽明證熱甚于裏而日晡潮熱大汗雖出
熱不退而不能解也故當大承氣湯下之其裏熱也且以
亢則害承乃制而今火熱極甚筋勁急而口噤爾風熱加
之故驚而搐風熱燥并鬱甚于裏故煩滿而或秘結也法
宜除風散結寒藥下之以使鬱滯宣通然後以退風熱開
結滯之寒藥調之而熱退結散則風自愈矣嗚呼俗醫所
治破傷中風不問淺深但以辛熱燥藥任其天命而已若
始覺風熱鬱結于表而裏尚平者可也或以寒藥佐之

亦佳如至寶丹治風痺雖用硫黃鍾乳木香桂心之類辛
熱且亦能令開結也佐以牛黃腦子苦參芒硝之類寒物
以使結散而無復鬱也况至寶丹乃散風熱鬱痺之寒藥
也凡治風熱結滯熱藥宜戒之凡破傷中風宜早令導引
摩按自不能者令人以屈伸按摩挽之使筋脉稍得舒緩
而氣得通行及頻以擦幹牙關勿令口噤若緊噤之則常
以麝當之及頻幹之勿損牙齒免致口噤不開而粥藥不
能下也及風癩之發作者由熱甚而風燥為其薰化涎溢
胸膈燥燥而癢癢昏冒僵仆也或驚風者亦由心火暴甚
而制金不能平木故風火相搏而昏冒驚悸潮搐也凡此
諸證皆由熱甚而生風燥各有異者由風熱燥各微甚不
等故也所謂中風或筋緩者因有風熱勝溼而為燥乃燥
之甚也然筋緩不收而痿痺故諸贖鬱病痿皆屬金肺乃
燥之化也如秋深燥甚則草木痿落而不收病之象也是

以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夫燥之為病者血液衰少也而又氣血不能通暢故病然也或云筋學有力則為實熱筋緩不收則為虛寒者或謂寒主收引而熱主舒緩則筋學為寒筋緩為熱者皆誤也凡治諸風方通言主療筋學雖勢惡而易愈也諸筋緩者難以平復與可知也或云中風為肝木實甚則大忌臟腑脫泄若脾胃正氣虛損則受肝木鬼賊之邪而當死也當以溫脾補胃令土實而木不能尅乃治未病之法也所謂似是而非者也或云脾為中州而當溫者亦誤也所以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應于十二經絡臟腑也以其本化則能補之相反之者則能瀉之然脾胃土本濕也濕氣自甚則為積飯痞膈或為腫滿以藥燥去其溼是為瀉去脾胃土之本也或病燥熱大甚而脾胃乾涸成消渴者土濕之氣衰也宜以寒溫之

藥補陰瀉陽除濕潤燥而土氣得其平是謂補其脾土之本也故仲景言傷寒裏熱太甚而胃中乾涸煩渴者急下之救其胃氣方用甘草大黃芒硝大寒之藥謂之調胃承氣湯者達其至理也所以陰陽異用而寒濕同性然土為陰故異于風燥熱也土為萬物之母水為萬物之元故水土同在于下而為萬物之根本地乾而無水濕之性則萬物根本不潤而枝葉衰矣經言動物神機為根在于中故食入於胃而脾為變磨布化五味以養五臟之氣而養榮百骸固其根本則胃中水穀潤澤而已亦不可水濕過與不及猶地之旱澇也故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受氣皆在于脾胃土濕潤而已經言積溫成熱豈可以溫藥補于濕土也溫屬春木正以勝其土濕爾或以臟腑不分六氣而為假令之法一槩言陽氣甚而熱為實陽氣衰而寒為虛者乃寒熱陰陽之虛實而非五行興衰尅伐之道也然臟腑

經絡不必本氣興衰而能為其病六氣互相干而病也假
令胃寒而虛冷者胃中陰水實而陽火虛也當以溫補胃
中陽火之虛而退其陰水之實非由胃土本虛而補其濕
也夫補瀉脾胃之本者燥其濕則為瀉潤其燥則為補今
夫土本濕也若陽實陰虛風熱勝其水濕而成燥者則為
水濕衰也可以退風散熱養液潤燥而救其已衰之陰濕
若反以溫補欲令臟腑壅塞不亦妄謬之甚耶或言中風
由腎水虛冷者誤也蓋陰中既衰則陽火自甚而熱豈能
反為寒者邪以證驗之則為熱明矣或云中風既為熱甚
治法或用烏附之類熱寒何也答曰欲令藥氣開通經絡
使血氣宣行而無壅滯也然亦以消風熱開結滯之類寒
藥佐之可以制其藥之熱也若服峻熱藥而熱證轉加者
不可服也鬱結不通而強以攻之則陰氣暴絕而死矣故
諸方之中至寶靈寶丹最為妙藥今詳本草言至寶丹之

類藥味合而為一乃寒藥爾靈寶丹雖用溫熱之藥而復
用寒物制之參而為一亦平藥也况皆能散風壅開結滯
而使血氣宣通佛熱除而愈矣世方雖有治風之藥熱當
以臨時消息適其所宜扶其不足損其有餘慎不可但以
峻熱攻脾而反絕其已衰之陰氣也

戰慄動搖火之象也陽動陰靜而水火相反故厥逆禁固
屈伸不舒為病寒也慄者寒冷也或言寒戰為脾寒者未
明變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熱甚亢極而戰反蕪水化制之
故寒慄也然寒慄者由火甚似水實非蕪有寒氣也故以
大承氣湯下之多有燥糞下後熱退則戰慄愈矣或平人
胃極寒而戰慄者由寒主閉藏而陽氣不能散越則佛熱
內作故也假如冬寒而地中反暖也或云冬陽在內而陰
在外故地上寒而地中暖夏則反此者乃真理也假令冬
至為地陰極而生陽上外至夏則陽在上而陰在地中者

當地上熱而地中寒可也奈何陽至為天陽極而生陰下降至冬則入地反暖地上反寒歟或曰冬後陽升而出則陰降而入夏後陽降而入則陰升而出者乃妄意也如冬至子正一陽生而得其復至子己則陰絕而六陽備是故得其純乾夏至午正則一陰生而得其姤至於亥則陽絕而六陰備是故得其純坤至於冬至則陽復也然子後面南午後面北視卦之爻則子後陽升午後陰降明矣安得反言冬後陰降而夏後陽降耶所謂四時天氣者皆隨氣運之興衰也然歲中五運之氣者風暑濕燥寒各主七十二日五刻合為蒼歲也歲中六部之主位者自大寒至春分屬水故溫和而多風也春分至小滿屬君火故暄暖也小滿至大暑屬相火故炎熱也大暑至秋分屬土故多濕陰雲雨也秋分至小雪屬金故涼而物燥也小雪至大寒屬水故寒冷也然則豈由陰陽升降於地之內外乎其地

中寒燠者經言火熱主於出外行寒水主於閉藏故天氣熱

則地氣通泄而出行故地中寒也猶人汗出之後體涼天

氣寒則地凝凍而閉塞氣難通泄故怫鬱而地中暖也經

言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又如水本寒寒極則水如

地而水下之水反不寒也水厚則水溫即閉藏之道也或

大虛如水閉藏之甚則所太溫而魚乃死矣故子正一陽

生而至于正月寅則三陽生而得其泰泰者通利而非否

塞也午正一陰生而至于七月申則三陰生而得其否否

者否塞而非通泰也然則否極則泰泰極則否故六月泰

極則地中至寒十二月否極則地中至暖然則地中寒燠

明可見焉故知人之冒於寒而內為熱者亦有之寒或問

曰人冬陽在內而熱夏陰在內而寒者何也答曰俗已誤

之久矣夫一身之氣皆隨四時五運六氣興衰而無相反

矣適其脈候明可知矣如夏月心火生而熱則其脈滑數

洪大而長煩熱多渴豈為寒也餘候皆然或平人極恐而戰慄者由恐為腎志其志過度則勞傷本藏故恐則傷腎腎水衰則心火自甚而為戰慄也又如酒苦性熱養於心火故飲之過多則心火熱甚而為戰慄俗謂之酒禁也經曰陽并于陰言陽氣入於陰分也陽明胃脉也故不足則惡寒戰而鼓顫振動也然陽明經絡在表而主于肌肉而氣并于裏故言陽明虛也又經曰夫瘡之始發也陽氣并于陰當是時陽虛陰實而外無陽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陽復出之陽與陰復并于外于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然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者是言陽為表而反為陰也其氣復出而并于表非謂陰亦之氣出之于表而反為陽熱也又經言夫瘡氣者并于陽則陽勝并于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然氣并于陽而在于表故言陽勝氣并于陰而在于裏故言陰勝此乃并裏陰陽之虛實非

醫商管卷

寒熱陰陽之勝負但陽氣之出入耳如傷寒病日深表證已罷而熱入於裏若欲作大汗則陽氣必瀆出之于外鬱極乃發而陽熱大作于裏亢則害承乃制故為戰慄而後陽氣出之于表則蒸熱作而腠理開大汗泄而病氣已矣或戰慄無汗而愈者必因發汗吐利亡液過多則不能作汗但熱退氣和而愈也或不戰慄而汗解者雖因日深表熱不罷內外俱熱陽不并陰而外氣不衰裏無亢極故無宣承乃制則無戰慄也或不戰慄而亦無汗愈者陽不并陰而氣液虛損故也故諸慄者表之陽氣與邪熱并甚于裏熱極而水化制之故寒慄也雖爾為熱極于裏乃火極而似水化也

春之溫病夏之熱病秋之瘧及痢冬之寒氣及咳嗽皆四時不正之氣也總名之曰傷寒人之勞役辛苦者觸冒此四時風寒暑濕不正之氣遂成此病人之傷於寒也熱鬱

於內淺則發早為春溫若春不發則而重感于暑則夏為熱病若夏不發而重感于濕則秋變為廔痢若秋不發而重感于寒則冬為傷寒故傷寒之氣景深然而傷寒及溫熱但發必先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者一日在太陽經故也內經中雖言一日太陽者傳受常也亦有太陽證至了不傳者止可汗之如升麻湯解肌湯逼毒散五積散之類發散則愈也蓋病人熱更以辛溫則病必轉如今代劉河間先生自製辛涼之劑以通聖散益元散相合各五七錢水一中碗入生薑十餘片葱鬚頭二十餘根豈豉一撮同煎至五七沸去滓分作二服先以多半服之頃以銀股於喉中探引蓋吐前藥因其一涌腠理開發汗出周身復將餘藥溫熱而服之仍以酸醋辛辣漿粥投之可以立愈解利傷寒濕蘊熱病治法有二天下少事之時人多靜逸樂而不勞諸靜屬陰雖用溫劑解表發汗亦可獲愈及天

下多故之時茨感失常師旅數失與飢饉相繼賦役既多火化大擾屬陽內火又侵醫者不達時變猶用辛溫茲不近於人情也止可用劉河間辛涼之劑三日以裏之證十痊八九予用此藥四十餘年解利傷寒溫熱中暑伏熱莫知其數非為術也將以證後人之誤用藥者也予嘗見世醫用升麻五積解利傷寒溫疫等病往往發狂譫語衄血泄血喘滿昏愢懷悶亂勞復此數證非傷寒便有此狀皆由辛溫之劑解之不愈而熱增劇以致然也凡解利傷寒時氣疫疾當推天地寒暑之理以人參之南陸之地多熱宜辛涼之劑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溫之劑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涼解之子丑之月多凍宜辛溫解之少壯氣實之人宜辛涼解之老耆氣衰之人宜辛溫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溫解之因役勞胃暑而得者宜辛溫涼解之病人稟性怒急者可辛涼解之病人稟

性和緩者可辛溫解之病人兩手脈浮大者可辛涼解之
兩手脈遲緩者可辛溫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槩而用偏
熱寒涼及與辛溫皆不知變通者夫地有南北時有寒暑
人有衰旺脈有浮沉劑有溫涼服有多少不可差玄病人
禁忌不可不知

辨張仲景傷寒論

客有過予而問之曰甚矣傷寒之深與桂枝麻黃二湯之
難用也服之而愈者纔一二不愈而變重者豈八九仲景
立法之大賢也何其方之難憑有如此哉今人畏而不用
以參蘇飲和餅等散平和之劑而代之然亦未見其妙也
子盍與我言之予曰吁難言也請以經語證之經曰冬氣
嚴寒萬類潛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
寒耳其傷於四時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後
厲之氣也中而即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於肌

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極熱重於溫也
以此言之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即病之名桂枝麻黃二湯
為當時之傷寒設與過時之溫暑者有何預焉夫受病之
原則同亦可均謂之傷寒所發之時既異治之則不可混
也請畧陳之夫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四時之正氣也以成
生長收藏之用風亦因四時之氣而成溫涼寒熱也若氣
候嚴寒風亦凜冽天道和煦風亦溫暖冬時坎水用事天
令閉藏水水地凍風與寒相因而成殺厲之氣人觸冒之
腠理鬱塞乃有惡寒惡寒之證其餘時月則無此證也仲
景固知傷寒乃冬時殺厲之氣所成非比他病可緩故其
為言特詳於此書而畧於雜病也倘能因名以求其實則
思過半矣不幸此書傳世久遠遺帙頗多晉太醫令王叔
和得散亡之餘詮次流傳其功博矣惜乎以己論混經未
免穿鑿附會成無己氏因之順文註釋並無缺疑正誤之

言以致將冬時傷寒之方通解溫暑遺禍至今而未已也
溫暑必別有方今皆失而無徵也我朝宋景濂學士嘗嘆
傷寒論非全書得其旨哉蓋傷寒之初中人必先入表表
何即足太陽寒水之經此經行身之後自頭貫脊乃有頭
疼脊強惡寒之證在他經則無此證矣况此經乃一身之
綱維為諸陽之主氣猶四通八達之衢治之一差其變有
不可勝言者矣故宜此二湯發散表中寒邪經曰辛甘發
散為陽者是也若以此湯通治春溫夏熱之病則誤之甚
矣曰傷寒發於冬時已聞命矣邪之在表為太陽經也一
經而有二藥之分又何耶曰在經雖一然則有榮衛之分
焉寒則傷榮證乃惡寒發熱而無汗脉浮緊蓋浮為表在
榮為惡寒有寒則見無寒則不見也當用麻黃湯輕揚之
劑發而去之寒邪退而汗出表和而愈矣曰緊脉固為寒
矣脉之緩者亦用桂枝湯又何耶曰風則傷衛衛傷則自

醫書

汗緣太陽受風不能衛護理疎而汗泄所以脉見浮緩也
脉雖浮緩其受寒則一故亦宜桂枝辛溫之藥解散寒邪
腠理閉而汗止表和而愈又有榮衛俱傷者二湯又難用
也故復設大青龍湯然此藥難用非庸俗得而識也曰溫
暑既無方法治之則將奈何脉證與傷寒有何分別曰溫
雖亦冬時感受寒邪而不即散在人身中伏藏歷二三日
之久天道大變寒化為熱人在氣交之中亦隨天地之氣
而化觀仲景以即病之傷寒與溫暑時令為病之名豈無
豈哉治之之方亦必隨時以用辛涼苦寒矣安得驟用冬
時治寒辛溫之方乎今無其方者蓋散亡之也經既稱變
為溫變為熱則已改易冬時之寒為溫熱矣方亦不容不
隨時改更也夫溫病欲出值天時和煦自內表達脉反見
於右關不浮緊而微數曰惡寒否乎曰傷寒自冬月風寒
而成外則有惡寒惡風之證既名為溫則無此證矣曰然

則子之言何所據乎曰據乎經曰經耳大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溫病也不惡寒則病非因外來渴則明其自內達表曰春夏之病亦有頭疼惡寒脈浮者何也曰此非冬時所受之寒乃冒非時暴寒之氣耳或溫暑將發又受暴寒雖有惡寒脈浮之證未若冬之甚也宜辛涼之藥通其內外而解之斷不可用桂枝之劑矣曰溫熱與傷寒治之不同既聞命矣敢問傷寒之在三陽則為熱邪既傳三陰則為陰證矣治以熱治固其宜也三陰篇以四逆散涼藥以治四逆大承氣湯以治少陰其故又何耶嗚呼此蓋叔和以殘缺之經作全書詮次將傳經陰證與直中陰經之陰證混同立論所以遺禍至今而未已也姑畧陳之蓋風寒之初中人也無常或入於陰或入於陽皆無定體非但始太陽終厥陰也或自太陽始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邪氣衰不傳而愈者亦有不能再傳者或有間經而傳

經傳論

者或有傳至二三經而止者或有始終只在一經者或有越經而傳者或有初入太陽不作鬱熱便入少陰而成真陰證者或有直中陰經而成寒證者緣經無明文後人有妄治之失若夫自三陽傳次三陰之陰證外雖有厥逆內則熱邪耳若不發熱四肢便厥冷而惡寒者此則直中陰經之寒證也自叔和立說之混使後人蒙害者夥矣夫太陽受邪行蓋三陽氣分傳次三陰血分則熱入深矣熱入既深表雖厥令真熱邪也經云亢則害承乃制熱極反蕪寒化也若先熱後厥逆者傳經之陰證也經云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是也故宜四逆散承氣湯看微甚而治之如其治病便厥但寒無熱此則直中陰經之寒證也急宜四逆輩以溫之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尚何疑哉又有日傳二經為兩感者傳經未終而斃矣病有標本治有逆從豈可驟論之手曰陰證之不

同已聞命矣堂讀劉守真書云傷寒無陰證人傷於寒則為熱病熱病乃汗病也造化汗液皆陽氣也編考內經靈樞諸篇並無寒證陽證乃雜病也叔和誤入之耳守真高明之士亦私淑仲景者而議論之異又何耶曰雖守真之明達蓋亦因傷寒論以桂枝麻黃湯通治溫暑之誤而有是說故叮嚀云天道溫熱之時用桂枝湯必加涼藥於其中免致黃生斑出之患若知此湯自與冬時即病之傷寒設不與過時之溫暑設則無此論矣觀其晚年悟道著病機氣宜保命集其中羌活湯辛涼之藥以治非時傷寒其妙如神足可補仲景之遺忘何其高哉夫內經言傷寒即為熱病而無寒者語其常也仲景之論有寒有熱者言其變也合常與變而無遺者也所謂道病行而不相悖而反相為用也此其所以為醫家萬世之準繩標的也歟客唯而退遂請著其說于右云